

古代以色列社会边缘群体的社会正义，

第 4 部分，寡妇、孤儿和外侨规定 [WORA]

© 2024 迈克尔·哈宾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迈克尔·哈宾博士关于古代以色列社会异类的社会正义的教学。这是第 4 部分：寡妇、孤儿和外侨规定。Shalom

，我是泰勒大学的迈克尔·哈宾，我们正在研究古代以色列的社会正义和社会异类。

今天，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即四部分中的第四部分，我们将讨论寡妇、孤儿和外侨，包括为他们提供的规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上帝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之后以色列国家社会结构的整体结构。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他们如何定居在被农业基地（社区基地）包围的村庄中，并讨论了这种布局如何影响他们社会在工作、家庭关系和社会规范方面的许多方面。

然后，我们将社会正义的概念定义为一种平衡，并得出结论，它是两件事的平衡：两个问题。我是否承担了公平的负担，即规定性的指导方针，我是否得到了公平的份额，即利益，即救赎性的指导方针？两者都是预期的。然后，我们研究了大家庭的性质，在其中寻找社会在关系方面的总体模式。

我们研究了以色列国的整体情况，发现社会结构是一个动态结构，需要定期修补才能保持其强度。我们注意到，死亡尤其可能使一些人孤立无援，没有社区的支持。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文本专门针对三类人：寡妇、孤儿、无父之人以及外来居民，我们统称为 WORA。

此时，我们想看看上帝为帮助这些人提供的具体规定。我们认为，WORA 的共同点是，他们缺乏农业资源，而大多数人都直接依赖这些资源。没有这些农业资源，WORA 就需要特殊的社会正义规定。

旧约圣经包含了许多社会正义条款，实际上揭示了四个专门针对这一群体的计划。第一个是利未拉特婚姻，第二个是拾穗，第三个是什一税和第三年什一税，第四个是安息年收获。现在我们将按顺序介绍这四个计划。

利未拉婚姻。我们已经提到过，第一个社会正义计划是利未拉婚姻。然而，利未拉婚姻只适用于寡妇。

显然，具体指仍处于育龄的寡妇。其理念是，一位亲戚娶寡妇是为了生育后代，然后后代会在寡妇年老时照顾她。因此，如果寡妇已经有了孩子，那么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莱弗里特婚姻。

由于孤儿一词实际上指的是没有父亲，因此寡妇似乎会与她的子女生活在一起并享受其他福利。我们在旧约中看到几个寡妇与子女的例子。例如，泰尔的希兰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关键工人之一。

他被描述为一个寡妇的儿子。现在这里的术语是寡妇。这是一个成年人；希兰是一个成为熟练青铜工匠的成年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学到了这种技能，但显然他支持他的母亲，从他是寡妇的儿子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在《撒母耳记下》第 14 章中，一位来自提哥亚的妇女被带来与大卫对质。她的故事是她有两个儿子。

她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在田里干活，两人闹翻了。一个儿子杀了他的弟弟，因此被处以死刑，因为这被视为谋杀。这到底是真实情况还是假设情况尚不清楚。

但即使只是假设，大卫也认为这是合理的，并做出了判断。这表明当时这片土地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位妇女担心的是，整个大家庭都出来反对她，要求伸张正义，即杀死另一个兄弟来补偿死者。

她害怕失去她的继承人，因为继承人是她年老时供养她的人。第三个例子是列王纪上第 17 章，以利亚被上帝指示前往撒勒法，他在那里经历了干旱和饥荒。那里有一个寡妇。

她被称为寡妇。当他到达那里时，发现她正在捡柴生火，把她最后的面粉烤成面包，她和她的儿子会吃掉它然后死去。目前尚不清楚儿子是否太小而无法工作来养活母亲，或者她可能有土地但因为干旱而无法耕种。

但无论如何，在上帝的指引下，她的面粉碗和油罐在整个干旱期间都保持满满的。后来，男孩病倒了，死了，上帝通过以利亚抚养这个男孩来赡养他的母亲。基本的想法似乎是，如果一个寡妇有孩子，那么她可能会在孩子年幼时照顾他们，反过来，她也可以期望他们在她年老时照顾她。

这里的主要前提是，人们期望长子能保有家族土地的所有权，这样，当他长大后，他就可以耕种土地并赡养母亲。基本原则似乎只是告诫人们要为寡妇提供赡养。在那种文化中，孩子是老年人的主要赡养人，正如我们在第 1 部分中提到的那样。只有当寡妇没有孩子并且还足够年轻时，才会提供这项服务。

因此，这只适用于没有孩子、年龄足够生孩子的寡妇。也就是说，寡妇年龄足够生孩子。这个想法是死者的兄弟会娶寡妇。

再补充一点背景：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对这个概念做了一些评论；他当时似乎在希腊的一个大城市以弗所。他对这个原则给出了更城市化的看法。他没有提到家庭土地的问题。

相反，他首先明确指示，年迈寡妇的子女或孙辈应承担照顾她的主要责任。如果她没有子女或孙辈，那么教会应该承担一些赡养义务。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清单。

他似乎没有提到寡妇得到足够赡养的情况，但可以推断，如果不需要，教会就没有义务去满足。今天，这些基本原则的相同后果似乎仍然适用。家庭首先有责任赡养老人，尤其是寡妇，其次是教会。

因此，当我们审视杠杆婚姻的概念时，这对夫妇的儿子继承了该女子第一任丈夫的姓名和遗产。因此，这就是利未婚的规定。该规定专门针对有孩子但没有丈夫的寡妇。

其他三项规定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其他三项规定似乎适用于所有三组。无论年龄大小，未再婚的寡妇、可能与丧偶母亲一起生活的无父者以及失业的外籍居民。

因此，我们的第二项规定是拾穗。这是 WORA 的主要规定，适用于所有三个群体。拾穗是一个古老的过程。

它需要在收割完田地或果园后再回去寻找收割者遗漏的农产品。虽然这只是收获农产品的一小部分，但数量可能相当可观。我要指出的是，小时候，我父母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主日学校班级实际上会在收割后出去收割玉米地，尽管他们有机械采摘机。

然后他们会捡拾足够的麦穗卖给农夫。农夫付钱给他们，以帮助筹集主日学班的资金。因此，拾穗活动至今仍然存在。

虽然《旧约》中关于拾穗的唯一例子是路得在麦田里拾穗，但这个画面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旧约》不仅为谷物提供了指导方针，还为所有其他作物提供了指导方针，其中提到了葡萄园、利未记 19、橄榄树和申命记 24，表明拾穗的人在收获期间会有很多机会，前提是农民遵循圣经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似乎是农民在生产方面计划了一个有意的余地。

虽然在任何文化中都难以实现，但以色列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文化，这意味着农民努力收获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一个家庭一年的需求。然而，奥德·博罗夫斯基在他的著作《铁器时代以色列的农业》中指出，铁器时代的各种创新导致了大量粮食过剩。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基本前提是，如果人们表现出对上帝的信任，上帝就会提供剩余粮食。

波阿斯的情况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他显然留在了以利米勒因饥荒而离开的村庄，而且波阿斯似乎过得很富有。虽然如今大多数人都远离了农业拾穗，但有意留出余地来为自己的未来提供保障与他人分享的想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容易接受的。利未记 19:23 和申命记 24 为以色列的土地所有者提供了指导方针，旨在为潜在的拾穗者提供尽可能大的机会。

简而言之，这些规则如下。当土地所有者收割谷物时，他们不能收割到角落。剩余谷物标准是为拾穗者，也就是 WORA 制定的。

经文没有指出有多少土地没有收割。《米什纳》是耶稣时代早期犹太社区对《旧约》习俗的评论，其中指出，收获的六十分之一被认为是最低限度。它还表明，供应取决于土地面积、穷人数量以及农民的慷慨程度等因素。

第二，如果收割者掉落了一捆，他或她必须把它留下。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已经收割并捆扎在一起。因此，收割者拿着这一捆谷物，可能还会把六捆或更多的谷物带回储藏处，准备运输或脱粒。

收割者可能会丢掉一捆麦穗。他要把麦穗留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麦捆要留在地上，以便拾穗者捡起。

第三，收割者不应该再回去寻找遗漏的作物。如前所述，除了谷物之外，还特别提到了橄榄树和葡萄园，强调拾穗指令涵盖了整个收获，而不仅仅是谷物。在橄榄树上，虽然橄榄通常会同时成熟，但总会有一些橄榄成熟得晚，它们应该被留下。

回想起这些玉米地，我总是感到惊讶。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如果你走过一片已经收割完毕、一切都被埋没的玉米地，你会看到地上躺着多少年的玉米。在葡萄园里，有人告诫说，如果漏掉了一串葡萄，或者它们还没有成熟，就必须留下来。在橄榄园里，收割者会用棍子把成熟的橄榄敲下来，有些不会掉下来，就必须留下来。然后拾穗者可以去摘。

第四，鉴于提到的农产品范围，拾穗指令显然涵盖了整个收获期。

现在，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在春末（4 月至 5 月）开始收割第一批谷物，然后是小麦，再是其他作物，最后在秋天收割橄榄。因此，人们期望拾穗者能够收集的不仅仅是大麦、小麦或橄榄，也不仅仅是满足当前的需求。拾穗者会有足够的谷物（尽管可能有点稀疏）来储存以备淡季之用。

如果是这样，拾穗者也会遇到与农民相同的食物保存问题。留下的农产品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了机会。例如，利未记 19 提到他们要收集残余物供自己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拾穗过程为瓦拉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从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收集食物，而且他们也没有参与播种和照料庄稼。但他们必须付出劳动来收集这些农产品，并将其脱粒，然后带回家加工。考虑到所列作物的范围，基于路得的例子，似乎瓦拉人之一能够从四月和五月的大麦收获到秋天的葡萄和橄榄收获。

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基本原则需要考虑。第一个是计划利润的概念。生产时，要计划比实际用量多的量。

这有两个方面。首先，人应该量入为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生活在农场，大部分食物都产自农场，这意味着他们根据自己拥有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饮食模式。

同时，他们还计划种植庄稼。他们计划种植的庄稼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还会提供什一税，以便将什一税纳入其中，这样你种植的庄稼就足以支付什一税，同时还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

这还要求他们留下一些给瓦拉人，让他们跟随收割者。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生活在农业社区，但我们仍然可以实行类似的做法。可能需要考虑如何才能为我们这种地位的人提供合理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需要。我们倾向于混淆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加上足够的钱来缴纳收入的十分之一，同时仍然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

然后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钱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将这笔钱与我们的收入进行比较后，我们必须做出一些选择。我们可能需要将我们拥有的几个需求配对，或者可能需要通过上帝的指引探索增加收入的方法。

对于农民来说，可能需要扩大种植面积。可能需要再雇一名工人。关键在于，我们这些负责人似乎需要做好准备才能给予帮助。

让我们看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需要缴纳什一税。

适用于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必须缴纳所有产品的十分之一。根据定义，这意味着他们要将收获的十分之一归还给上帝。这有点棘手。

利未记 27 章中首次宣布什一税要求时规定什一税属于主。但在《民数记》18 章中，随着这一点的澄清和详述，它表明利未人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主，作为他们国家遗产的一部分。经文说什一税是给利未人的。

民数记 18 章规定，利未人应得到三倍的什一税作为遗产。这解释了为什么利未人有 48 座城市分散在全国各地。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城市实际上成了利未人的仓库。

然而，根据利未记 18 章，利未人所得的十分之一应作为祭品献给上帝。这部分食物很可能是在上帝面前吃的，尽管上帝也提供了播种和在上帝选择建立他名的地方购买替代品的选择。考虑到材料的数量，整个国家全部的集体什一税，包括多少，JA Thompson 的建议可能是正确的，他将有代表性的部分带到中央圣所用于宴会，其余部分存放在当地城市。

如果是这样，那么除了庆祝餐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要交给利未人。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存放在上帝的城市里。因此，收获的十分之一要交给上帝，祭司作为上帝的代表，一部分在上帝面前吃掉，其余的则存放在 48 个利未人的城市里。

然而，每三年，情况就有所不同。不是在上帝面前庆祝，然后把剩下的交给利未人，而是要把它存放在当地的城镇里，《申命记》第 14 章。第三年的什一税的性质尚不清楚，但它似乎为 WORA 和利未人提供了产品。

再次，这些物资似乎储存在每个地方城市。基本上，这些物资似乎是根据需要提供给该地区的 WORA 和利未人。据我了解，这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想法。

经文指出，这应算作打谷场上的谷物或葡萄桶里的全部产品。这意味着产品在交付之前已经加工过，因此可以储存和使用。虽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每三年要缴纳一次什一税。

它原本是为寡妇、外来人和孤儿设立的福利食品储藏室。经文中说，你城镇里的外来人、孤儿和寡妇都在这里，这很有趣。所以，这是给利未人的指示。

与学习不同，似乎没有要求受助者必须为所得到的东西而工作。因此，第三年的什一税的分配似乎相当少，也许是满足临时需要的短期过渡。前面提到的拾穗将提供更长的时间，可能与普通家庭中的食物储存具有相同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这就是社会正义的一个方面，在讨论中很容易被忽视。这里的原则很简单。上帝希望他的以色列子民归还十分之一，也就是什一税。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种植的一部分农产品被送给了利未人，利未人显然会将其用作以色列的教师和向导，并在需要时将其用于 WORA。有趣的是，新约圣经在这方面没有为教会提供任何指导。这可能意味着人们认为旧约圣经在这里的教导已经足够清楚了，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奉献应基于上帝的领导。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将自己挣得的一部分奉献给上帝的代表，以支持那些在上帝的工作中成长的人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一原则似乎是整个原则的基础。我们的第四项是安息年的收获。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首先，安息年是第七年。第七年，以色列人不能耕种、耕作或收割。

正如我在即将出版的《利未记》评论中所阐述的那样，他们似乎被要求在农场周围做其他工作，但土地和关键是，经文说，土地是用来休息的。安息年的具体细节很难理解。它们引起了很大争议。

有三个主要问题与之相关。首先，根据定义和利未记 25 章的明确指示，安息年是每七年一次。这是一个六合一的循环。

六年种植庄稼，一年让土地休耕。第二，安息年的目的是让土地休耕还是为穷人提供食物？我认为经文表明这是为了让土地休耕。不过，我们将看到穷人现在有机会做一些他们在平常年份无法做的事情。

第三，与第二个问题相关，以色列人可以吃安息年自愿出产的农产品吗？利未记 25 章似乎说不能。让我重新表述一下。利未记 25 章第 4 和 5 节似乎说不能，但第 6 和 7 节似乎说可以。

关于简单的第六年和第七年周期，人们提出了各种替代方案，因为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我们不可能只休息一整年而没有任何收入。这里的建议是，每个农民将留下一部分，即七分之一的土地，或者一个建议是，每个农民每年将留下七分之一的土地休耕。这样，他的土地将分成七部分，每年使用六个不同的部分。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从未实现过。这可能是真的，但我不认为这是本意。第三种方法是农民每年轮流耕种，这样在特定时间段内只有某位农民的土地休耕，然后其他人必须加入进来帮助这位农民。

反对普遍实行第七年安息日的关键论点可能是实用性问题。村里的农民能用两年时间耕种一年的庄稼吗？正如一件事所说，还必须考虑另外两个因素。首先，《出埃及记》中关于安息年的指示紧接着是第六天和第七天关于安息日的指示。

这表明作者心中存在着一种关联。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工作六年，休息一年。

其次，《历代志下》第 36 章声称，未能遵守安息年是导致流放的一个因素，至少就流放时间长短而言。诚然，传统的理解是困难且不切实际的，但这似乎就是重点。经文警告人们在第七年不要担心，因为上帝将在第六年提供足够的供给，让他们度过第八年的收获。

换句话说，人们会提前得到额外的食物。这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减少人们在安息年不播种的担忧或预期。因此，如果他们不遵守安息年，这不仅是缺乏信仰，而且是整体的反抗，公开反抗上帝。

Kuichi 的说法似乎是正确的，他说安息年是普遍的、同时的，每七年扩展到所有田地，结束引文。关于这里我们讨论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让我们看看。安息年的目的似乎主要是让土地休息。

这样农夫和他的牲畜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休息，因为他们不用耕地、播种或收割。理解安息年主要是为了穷人而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只是七年中的一年，尽管出埃及记 23 章表明，任何自愿收获的农产品都可以采摘和食用。利未记 25.6 也允许农民参与。

因此，戈登·温汉姆 (Gordon Wenham) 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即当组织有序时，禁止收割。因此，利未记 25:5 与 25:6 和 7 之间的明显冲突可以通过指出第七年的基本原则不是照常营业来解决。具体来说，在安息年，土地休息。

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信任上帝的供给，这意味着农场主和 WORA 处于平等地位。安息年就像安息日一样，提醒人们上帝是创造者和供给者。它提醒人们，土地所有者，土地是上帝的，他们在安息年将土地归还给他。

据说他们被允许穿过，如果自生作物生长，他们可以收割。当我们评估 WORA 条款时，似乎研究第一部分中提到的两个关键概念嵌入社会结构并为其提供了基础，这让每个概念都更加强大。但还有第三个概念来自传统的共同宗教结构。

好吧，我们现在讲到哪儿了？正如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以色列这个萌芽中的国家从埃及诞生，其社会结构以雅各 12 个儿子的 13 个部落为基础。400 年后，当以色列人大批出埃及时，这个家庭结构基本完好无损。尽管有一些影响。

虽然有一支混合队伍离开了埃及，但到征服时，种族外来者显然已大部分被吸收到现有的部落单位中。我们注意到迦勒是一个关键的例子。虽然不太清楚，但似乎随后在征服期间未被消灭的土著部落中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

例如，基遍人通过欺骗保住了自己的生存，成为国家的仆人，在神的祭坛上侍奉。在大卫手下，基遍人以实玛利是一位著名的领袖。后来，基遍人米利提雅因在流放后协助尼希米重建城墙而闻名。

因此，以色列似乎愿意允许同化，路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然而，就同化以及社会正义而言，社会等级制度中较小的单位才是最重要的。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别尚不清楚。

约书亚记 15、19 似乎显示了按氏族划分的基本情况，其中似乎包括大家庭。这表明定居点基本上将亲属群体置于给定位置，例如城市和村庄。虽然显然亲属结构将成为利未婚习俗和 Goel 责任的基础，但它似乎也可能影响收割地点的习俗、拾穗和收割地点的习俗以及相关习俗。

例如，当波阿斯慷慨地指示他的管家如何让路得拾穗时，人们很容易将这归咎于浪漫的兴趣。但也许他知道 Goel 的责任，因为他知道 Goel 的近亲。考虑到整个村庄的相互关联性，家庭关系可能会加剧顺从和供给方面的社会压力。

这似乎表明，为 Wara 提供物资需要在地方层面，即村庄层面进行，因为那里有足够的知识来判断如何满足他们可能拥有的需求。第一部分还指出，现代 Kefr al-Maa 村庄的单个农场由分布在住宅区周围田野中的几部分土地组成。看来，在耕地中混杂较小的地块会促进农民之间的合作，我们敢说，这种合作是强制性的。

至少，考虑到显然没有围墙，不要在田地角落收割的告诫会增加拾穗的机会。第三年的什一税是我们第三个支撑概念，第一部分没有提到。虽然以色列人每年都要缴纳什一税，但在那两年里，什一税由利未人保留，由利未人拿走，利未人在他们的 48 个利未人城市之一。

这项供给应存放在当地，以便于取用。这项特殊供给将由整个社区收集，整个社区从其总体收获中提取。非常有趣的是，这项供给特别由利未人管理。

虽然这可能表明宗教制度应成为社会正义的框架，但也应该注意到，利未制度建立时是以色列唯一的国家制度。因此，在什一税的第三年，什一税的处理方

式有所不同，它被放在一个储存设施中，分配给有特殊需要的人。当《托拉》为以色列国家建立治理过程时，我们将注意到支持它的三个因素：整合的大家庭、作为社区田地一部分的分散土地，以及第三年的什一税。

这些诫命中的关键部分提供了几条社会正义的线索。概括起来就是，你要爱邻如己；这一概念在十诫的后六条中有详细说明，这些诫命规范着人际关系。但当《摩西五经》认识到堕落世界中人类的弱点时，它就超越了这一点。

尽管其社会结构旨在通过各种关系（包括大家庭和相互关联的社区）来支持社会的所有成员，但它也为以色列提供了缓解生活悲剧的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社会结构为整个以色列社会提供了限制和保护。但《托拉》特别提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可能有特殊需要的异类，为三类历史上容易受到虐待的人（我们称之为 WORA）提供了特殊的安全网。

WORA如何制定多项特殊规定。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其规定的平衡性。三项规定适用于所有三个群体。

第二种要求受助者工作以获得帮助。在拾穗的情况下，他或她必须到田里去劳动才能收获农产品。安息年收获的情况也是如此。

同时，第二个观察结果是，需要为短期紧急需求做好准备。第三年的什一税似乎是当地城市的福利食品储藏室，储存食物以分发给那些有突然短期需求的人。这些食物将由利未人分发。

这项规定似乎没有任何义务，但由于这只是三年中一年的什一税，因此似乎并非指定用于大额分配。第三个观察结果可能是，社会正义结构的很大一部分需要整个社区有意留出余地。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量入为出，以便提供剩余的份额。

例如，对于以色列来说，农民需要种植足够的粮食，这样正常的收成才能养活他和他的家人，同时还要有足够的收入来缴纳什一税，然后有足够的剩余来给任何可能拾穗的人。这将与 WORA 付出努力或负担以获得收益的要求相平衡。但它也预期上帝会根据农民的努力或负担给予他们利益。

第四个观察结果是，社会正义植根于地方层面。如果是寡妇和孤儿，那么在丈夫或父亲去世之前，他们应该一直住在村里。他们不太可能离开村子。

大家庭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也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就第三年什一税而言，地方层面是最近的利未人城市。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从本质上讲，我们看到邻居们互相帮助，不仅是邻居，而且是他们真正认识的人。

我们所研究的《旧约》中关于社交谎言的规定是特定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它们面向的是极其同质的农业社会，与我们自己的社会截然不同。它们还侧重于社区行动，主要在相互关联的人群中。

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单一的宗教体系，整个社区都应参与其中。尽管如此，考虑到这些规定，所指出的基本原则可以作为制定当代社会正义规定的跳板。

这是迈克尔·哈宾博士关于古代以色列社会边缘群体的社会正义的教学。这是第4部分：寡妇、孤儿和外侨规定。